

宋

三游洞張告等題名

存正書  
在東湖

假守張告正辭簽判毛晦杲之巡檢馬師古宗軌新洋水寨主鄧  
晉臣抗宗推官郭元輿方琳治平元年清明後一日遊

正辭男公亮公著杲之男祐甫方琳男彤彤侍

後六日新葺漕楚建中正琳運判張林宗景仙與正辭杲之偕來  
次年正月十八日新葺憲張景儉中行新江安令鄭伯齊說道又

同至按建中洛陽人宋史有傳稱  
歷夔路淮南京西轉運使

三游洞黃大臨等題名

存正書

黃大臨弟庭堅同辛玄子大口紹聖二年三月口口來游

三游洞門上有刻云黃大臨弟庭堅同辛絃子大方紹聖二年

三月辛亥來游按魯直初謫黔南以紹聖二年過此歲在乙亥

今云辛亥者誤也入蜀記

按紹聖二年三月為丙申朔其辛亥則月之十六日也山谷蓋

紀日非紀年放翁以為誤非也金石存佚考

三游洞黃庭堅題名

佚據入蜀  
記錄入

黃庭堅弟叔向子相姪橄同道人唐履來游觀辛亥舊題如夢中  
事也建中靖國元年三月庚寅

三游洞外溪上有一崩石偃仆刻云黃庭堅弟叔向子相姪橄  
同道人唐履來游觀辛亥舊題如夢中事也建中靖國元年三



月庚寅入蜀記

三游洞呂叔龔題名

存正書

洛陽呂升龔以湖右輪將職事趨秭歸觀三游洞鼓琴奏廣陵離騷洛浦虛谷應聲琴韻愈勝不覺日晷之移時紹興壬申十月二十六日題

三游洞呂叔龔正書紹興壬申十月在洞口石上玉雨堂碑目

三游洞葉□等題名

存正書

乾道癸巳十月既望荆帥□建葉公移□成都道出夷陵郡守徐宗偃祖餞于此荆南仁□援漕掾黃改之枝江簿尉周□同來

三游洞□□等題名正書乾道癸巳玉雨堂碑目 按宋史葉衡傳字夢錫婺州金華人

志一百一

金石九

宋

二

當知荆南成都建康府此稱荆帥葉公移□成都與史連舉知荆南成都合疑葉公即衡也

三游洞鄭鄭等題名

存正書

建安鄭鄭夢授自荆南機幕入蜀攝夷陵守陳茂英季實以江陵同官之契携家載酒餞别于此季實男見德見剛夢授男重孝孫慶孺侍行紹熙甲寅季春廿一日

三游洞汪必進題名

佚

三游洞汪必進題名正書紹熙甲寅中秋玉雨堂碑目

三游洞常季望等題名

存正書

臨卽常季望假守□□□□來遊夷陵漕掾楊子深訪别俱會于



簡季然因房陵廣文東陽張畏與可以檄過郡越江小飲于滄浪亭晚□馳登迴鑾寺武當宰三□木冠真伯四□郎才□文□金□王琛子方張廣文子□□□日馬錄參嘉禾李翱□理東陽鄭伯永□□續至

在滄浪亭前均州志

案丁丑嘉定十年宋史寧宗紀嘉定十一年金人圍棗陽軍游騎至漢上均州守臣應謙之棄城走正此題後一年事襄陽金石略

治平埭

存分書

此平元年八月四日造

治平元年八月四日造

米芾詩

志一百一

金石九

宋

四

未見

寄薛紹觀詩米芾撰行書治平元年湖北襄陽寰宇訪碑錄按詩寶晉英光

集不載宋史薛向傳子紹彭有翰墨名米集屢見之紹觀其兄弟也

黃州重建門記碑

佚據黃州志錄入

治平二年予佩荊州印浮舟跨長江而南道出於黃往見刺史陳侯入其南門榜扶下支隕然其將顛引韉疾驅而後過之予意陳侯甚才而敏於為政是將葺之矣而不以告也明年春果有書來新作州門幸遺我數十百字以識之奚予之料之必邪蓋陳侯之為治有所緩急而後先之必有獲於黃人環境之內皆若家視而人計而募工斂貲稍繕治之由是壞者徹完者立賓有館燕有亭粟得新廩馬得新廐遂作州門盡易其腐朽而一掃之其壙言言

其楹業業赫然甚壯黃人改觀焉然而作者之意其特以郡邑之尊雄而誇大之邪而以關鑰啟閉之爲嚴固邪是亦有意於爲刺史者邪蓋夫刺史之治其美惡必由此而出焉坐乎黃堂之上操方尺之紙挾筆而裁之作爲符約以令乎民民莫不環起繳繞而奔走之其出也甚美則黃人欣然相告而喜焉其出也甚惡則黃人怒然相告而憂焉其甚美與甚惡在乎人而何所累于斯以其寓而出之也必有表焉者耳故曰兩觀災魯侯有不識焉若陳侯者猶有歉然者邪予知陳侯者也常恨其所處未得窮其材如得其大且眾者而治之則固若強弩之發振機未絕而其所當者忽以破壞矣然後以得爲意今去於尙書郎而於窮淮之南治一奔其地其蹂躪民事顧不易爲力哉況若門者邪警欬之餘可以立辦矣春秋之說動於眾者必書新作南門者譏不時也則陳侯之作于九月霜降之後而訖於十一月大雪之初斯其于時得矣可美不可譏于是爲文以遺之治平三年十一月十七日右司諫知荆南軍府事安陸鄭獬記

黃州重建門記鄭獬撰治平三年碑久佚

金石存佚考按獬官右司諫史失書

木渠記碑

佚據鄭溪集錄入

木渠襄沔舊記所謂木里溝者也出于中廬之西山擁隰水走東南四十五里徑宜城之東北而入於沔後漢王寵守南郡復鑿水與之合于是溉田六千頃遂無饑歲至曹魏時夷王梅敷兄弟於其地聚民萬餘家據而食之謂之祖中故當時號祖中爲天下膏腴吳將朱然嘗兩提兵爭其地不得其後渠益廢老農輟耒而不得耕治平二年淝川朱君爲宜城令治邑之明年按渠之故道欲

再鑿之曰此令事也安得不力卽募民治之凡渠所漸及之家皆授功投鋪杵呼躍而從之惟恐不及公家無束薪斗米之費不三月而數百歲已壞之迹俄而復完矣其功蓋起于靈隄之北築巨堰鄣渠而東行蠻鄢二水循循而并來南貫于長渠東徹清泥澗附渠之兩涘通舊陂四十九渺然相屬如聯艦高蓄下泄其所治田與王寵時數相若也餘澤之所及浸淫中廬南漳二邑之遠異時之耕者窮力而耨之不得槁苗則得稗穗今見其茗然嶷然皆秀而并實也刈熟之日困瘡莫容則委而爲露積雖然此猶未足以見惠也至於歲大旱赤地焚裂而如赭則木渠之田猶豐年也于是民始知朱君之惠爲深也穫而食之曰此吾朱令之食我也以其餘發之於他邑亦曰此吾朱令之食汝也然而朱君之爲是纔踰歲而去經始之作其美利未盡發如其來者善繼之則地利

可無遺而襄沔之間厭食香稻矣則將委籍而有不及斂者矣則將腐朽而燔燒之矣夫如是木渠之利尙可較耶子旣爲之作記且將鑿之于石則又欲條其事附于圖志王寵之下庶乎其後世復有修木渠之利者於此又可考也朱君名絃字某嘉祐中登進士第

木渠記鄭獬撰治平四年碑久佚

金石存佚考

涵輝閣記

佚

涵輝閣在蘄州子城隅有宋治平年記蘇子瞻在黃客有自述其霽容天在水春態柳藏橋之句先生爲以態字易色字蓋詠涵輝閣詩也自是涵輝之名益著

名勝志

九巖山范堯夫題名

佚

堯夫亭在九峻山范公嘗為郡貳餞斬春守至此題名石刻在寺中輿地紀勝案東都事略云范純仁治平中為殿中侍御史議濮王典禮遂出通判安州

南樓磨崖柳應辰押

佚

南樓大石上一刻兩字上曰柳徑二尺四寸筆勢清勁下若翻書人字唯存人腳不可復辨或以為符或以為花押邦人至標飭置神堂香火供事或云道州學側虞帝廟內亦有之云柳君名應辰是唐末五代時湖北人也容齋四筆

予頃因見鄂州南樓土中磨崖碑其一刻柳字下一字不可識後訪得其人名應辰而云是唐末五代時湖北人也既載之四筆中今始究其實柳之名是已蓋以國朝寶元元年呂湊榜登

志一百一

金石九

宋

七

甲科今浯溪石上有大押字題云押字起於心心之所記人不能知大宋熙寧七年甲寅歲刻尙書都官員外郎武陵柳應辰時為永州通判仍有詩云浯溪石在大江邊心記閒將此地鐫自有後人來屈指四千六百甲寅年有闔中陳思者跋云右柳都官欲以怪取名所至留押字盈丈莫知其何為押字古人書名之草者施於文記閒以自別識耳今應辰鐫刻廣博如許已怪矣好事者從而為之說謂能祛逐不祥真大可笑予得此帖乃恨前疑之非容齋五筆

尹公亭記

佚據元豐類藁錄入

君子之於己自得而已矣非有待於外也然而曰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者所以與人同其行也人之於君子潛心而已矣非有待於

外也然而有表其閭名其鄉欲其風聲氣烈暴於世之耳目而無窮者所以與人同其好也內有以得諸己外有以與人同其好此所以爲先王之道而異乎百家之說也隨爲州去京師遠其地僻絕慶厓之間起居舍人直龍圖閣河南尹公洙以不爲在勢者所容謫是州居於城東五里開元佛寺之金燈院尹公有行義文學長於辨論一時與之遊者皆世之聞人而人人自以爲不能及於是時尹公之名震天下而其所學蓋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故其居於隨日考圖書通古今爲事而不知其官之爲謫也嘗於其居之北阜竹陌之間結茆爲亭以芟而嬉歲餘乃去旣去而人不忍廢壞輒理之因名之曰尹公之亭州從事謝景平刻石記其事至治平四年司農少卿贊皇李公禹卿爲是州始因其故基增庫益狹斬材以易之陶瓦以覆之旣成而寬深亢爽環隨之山皆在几席又以其舊亭峙之於北於是隨人皆喜慰其思而又獲遊觀之美其冬李公以圖走京師屬予記之蓋尹公之行見於事言見於書者固已赫然動人而李公於是又侈而大之者豈獨慰隨人之思於一時而與之共其樂哉亦將使夫荒遐僻絕之境至於後人見聞之所不及而傳其名覽其迹者莫不低徊俯仰想尹公之風聲氣烈至於愈遠而彌新是可謂與人同其好也則李公之傳於世亦豈有已乎故予爲之書時熙寧元年正月日也

尹公亭記曾鞏撰熙寧元年在隨州碑久佚

金石存佚考按宋史尹洙傳字師

魯河南人

鄂州雜詩碑

佚據金石存佚考錄入

江夏黃鶴樓雜詩

熙寧二年六月



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 謝朓

炎靈遺劍璽當塗駭龍戰聖朝文選缺中壤霸功興寓縣鵲起登

吳山鳳翔凌楚甸衿帶窮巖險帷帟盡謀選北拒溺駿鑣西戡文選

作收組練江海既無波俯仰流英眇文選裘冕類禋郊卜揆崇離

殿鈞臺臨講閱樊山開廣讌文物共葳蕤聲名且蔥蒨三光厭分

景書軌欲同薦參差代文選祀忽寂寞市朝變舞館識餘基歌梁

想遺轉故林衰木平荒地秋草徧雄圖悵若茲茂宰深遐眺幽客

滯江臯從賞乖纓弁清卮阻獻酬良書限聞見幸藉芳音多承風

采餘絢于役儻有期鄂渚同游衍

漢口宴別本作漢宋之問

漢廣不分天舟移杳若仙清江浮暖日本作秋虹江鶴弄晴煙積

水移本作冠蓋遙風逐管絃嬉遊不可極留恨此長山本作川

志一百一

金石九

宋

九

黃鶴樓 崔顥

昔人已乘白雲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

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戍本作芳草淒淒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

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送夏侯子之江夏 賈至

扣楫洞庭上清風千里來留歡一尊本作酒欲別復徘徊相見楚

山下漁舟憶鈞臺羨君還舊里歸念獨悠哉

送康太守 王維

城下滄江水高高本作黃鶴樓朱欄將粉堞江水映悠悠鏡吹發

夏口使君居上頭十字石本漫滅郭門隱楓岸候吏趨蘆洲何異

臨川郡還勞康樂侯

送人歸江夏本作送

友南歸

萬里春應盡三江雁亦稀連天漢水廣孤客郢城歸鄖國稻苗秀  
楚人菰米肥懸知倚門望遙識老萊衣

黃鶴本作鶴樓歌送獨孤助 顧況

故人西去黃鶴本作鶴樓西江之水天上本作上天流黃鶴本作鶴杳杳江

悠悠黃鶴本作鶴徘徊故人別離壺酒盡清絃本作絲絕綠嶼沒餘煙

白沙連夜本作曉月

右第一層錄詩七首

與史郎中飲本作飲聽黃鶴樓本有上字吹笛 李白

一為遷客去長沙西望長安不見家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  
落梅花

鸚鵡洲

鸚鵡來過吳江水江上洲傳鸚鵡名鸚鵡西飛隴山遠本作去芳洲

志一百一

金石九

宋

十

之樹何青青煙開蘭葉香風暖岸夾桃花錦浪生遷客此時徒極

望本作目長洲孤月向誰明

江夏使君叔席上贈史郎中

鳳凰丹禁裏銜出紫泥書昔放三湘去今還萬死餘仙郎久為別

客舍問何如涸轍思流水浮雲失舊居多慙華省貴不以逐臣疎

復如竹林下而本作叨陪芳宴初希君生羽翼一化北溟魚

贈漢陽輔錄事

鸚鵡洲橫漢陽渡水引寒煙沒江樹南浦登樓不見君君今罷官

在何處漢口雙魚白錦鱗令傳尺素報情人其中字數無多少祇

是相思秋復春

江夏贈韋南陵冰

胡驕馬驚沙塵起胡雛馬飲天津水君為張掖近酒泉我竄三巴

九千里天地再造

新本作

法令寬夜郎遷客帶霜寒西憶故人不可

見東風吹夢到長安寧期此地忽相遇驚喜茫如墮煙霧玉簫金管喧四筵苦心不得申一

長本作

句昨日繡衣傾綠尊病如桃李竟

何言昔騎天子大宛馬今乘款段諸侯門賴遇南平豁方寸復兼

王

本作

子持清論有似山開萬里雲四望青天解人悶人悶還心

悶苦辛長苦辛愁來飲酒二千石寒灰重暖生陽春山公醉後能騎馬別是風流賢主人頭陀雲外多僧氣山水何曾稱人意不然

鳴笳按鼓戲滄流呼取江南兒女歌棹謳我且爲君搥碎黃鶴樓君亦爲我倒卻鸚鵡洲赤壁爭雄如夢裏且須歌舞寬離憂

望漢陽柳色寄王宰

漢陽江上柳望客引東枝樹樹花如雪紛紛亂若絲春風傳我意

草木度

別本作

前知

一作發前堦

寄謝弦歌宰西來定未遲

志一百一

金石九

宋

十一

右第二層錄詩六首

江夏寄漢陽輔錄事

誰道此水廣狹如一疋練江夏黃鶴樓青山漢陽縣大語猶可聞

故人難可見君草陳琳檄我書魯連箭報國有壯心龍顏不問

本作

脊西飛精衛鳥東海何由填鼓角徒悲鳴樓船習征戰抽劍步

霜月夜行空庭徧長呼結浮雲埋沒顧榮扇他日觀軍容投壺接

高宴

送儲邕之武昌

黃鶴西樓月長江萬里情春風三十度空憶武昌城送爾難爲別

銜杯惜未傾湖連張樂地山逐泛舟行諾謂楚人重詩傳謝朓清

滄浪吾有意

本作

寄入櫂歌聲

江上

本作

送友人

雪點翠雲裘送君黃鶴樓黃鶴振玉羽西飛帝王州鳳無琅玕寶  
何以贈遠遊徘徊相顧影淚下漢江流

送孟浩然之廣陵送上本有黃鶴樓三字

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孤帆遠影碧山盡唯見長江  
天際流

江夏題修靜寺

我家北海宅作寺南江濱空庭無玉樹高殿坐幽人書帶留青草  
琴堂幕素塵平生種桃李寂寞不成春以上十一首並李白

送王九遊之本江左本孟浩然作送上有鸚鵡洲三字碑誤系李白

昔登江上黃鶴樓遙愛江邊中鸚鵡洲勢透迤繞碧流鴛鴦

鸚鵡滿沙本頭沙本頭日落沙磧長金沙燿燿本動颺光

舟中本牽錦纜浣女結羅裳月明全見蘆花白風起遙聞杜若

志一百一

金石九

宋

三

香君行采采莫相忘

送元公歸之本鄂渚本孟浩然作渚下有尋觀主張驂鸞六字

桃花春水漲之子思忽乘流峴首臨本蛟渚江邊本問鶴

樓贈君青竹杖遙爾白蘋洲應是神仙輩本相邀本汗漫遊

江夏送客本孟浩然

以我越鄉人本逢知本謫官本者分飛黃鶴樓流落蒼梧

野驛使乘雲去征帆沿溜下不知從此後本別本袂何時把

泝江過本武昌

家本洞庭本上歲時歸思催客心徒欲速江路共本迢迢殘

凍因風解新芳本度臘開行看武昌柳髣髴映樓臺

右第三層錄詩九首

送田本端公還鄂渚本使府本武元衡

孤雲迢遞戀滄洲  
勸酒梨花對白頭  
南陌送歸車  
騎合東城怨別  
管絃愁青油  
幕裏人皆如  
玉黃鶴樓中月  
並鉤君去庾公應借  
問馳心千里大江流

除官赴闕至江州寄鄂岳李大夫 韓愈

湓城去鄂渚風便一日耳  
不枉故人書無因帆江水  
故人辭禮闈旌節鎮江圻  
而我竄逐者龍鍾初得歸  
別來已三歲望望長迢遞  
咫尺不相聞平生那可計  
我齒落日且本作盡君鬢本作白幾何年  
皆過半百來日苦無多少  
年樂新知衰暮思故友  
譬如親骨肉寧免相可否  
我昔實愚忝不能降色辭  
子犯亦有言臣猶自知之  
公其務貫過我亦請改事  
桑榆儻可收願寄相思字

夏口本作漢江杜牧

溶溶漾漾白鷗飛  
綠淨春深好染衣  
南去北來人自老  
夕陽長送

志一百一

金石九

宋

三

釣船歸

送張判官本有歸兼二字謁鄂州大夫

處士聞名早遊秦  
獻疏回腹中書萬卷  
身外酒千盃江雨春波闊  
園林客夢催今君拜旌戟  
凜凜近霜臺

送王侍御赴夏口座主幕

君爲珠履三千客  
我早青衿七十徒  
禮數全優知隗始  
討論嘗本常見念回愚  
黃鶴樓前春水闊  
一盃還憶故人無

寄牛相公

漢水橫衝蜀浪分  
危樓點的拂孤雲  
六年仁政謳歌去  
柳繞春堤處處聞

赴黃鶴樓盧侍御宴

本作盧侍御與崔評事爲子於黃鶴樓置宴宴罷同望

白居易

江邊黃鶴古時樓  
勞置華筵待我遊  
楚思淼茫雲水冷  
商聲清脆

管絃秋白花浪濺頭陀寺紅葉林籠鸚鵡洲總是平生未行處醉  
來堪賞醒堪愁

上江夏主人本作行次夏口先寄李大

連山斷處大江流紅旆逶迤鎮上游幕下翱翔秦御史軍前奔走  
漢諸侯曾陪劍履升鸞殿欲謁旌幢入鶴樓假著緋袍君莫笑恩  
深始得到忠州

右第四層錄詩八首

黃鶴樓 賈島集無

高檻危簷勢若飛孤雲野水共依依青山萬古長如舊黃鶴何年  
去不歸岸映西州城半出煙生南浦樹將微定知羽客無因見空  
使含情對落暉

漢陽太白樓 李羣玉

志一百一

金石九

宋

十四

江上層樓顥氣本作翠藹閒滿簾春景本作水見羣山本作滿窗山青楓綠水

本作草將愁去遠入吳雲暝不還

送謝山人歸江夏 陳陶

黃鶴春風二千里山人相本作佳期碧江水攜琴一醉楊柳堤日暮

龍沙白雲起

武昌老人說笛歌 劉禹錫

武昌老人七十餘手把庾令相問書自言少小學吹笛早事曹王  
曾賞激往年征本無此字鎮戍本有到字蘄州楚山蕭蕭笛竹秋當時買林

本作材恣搜索典卻身上烏豹裘古苔蒼蒼封老節石上孤生飽風

雪商聲五音隨指發水中龍應行雲絕曾將黃鶴樓上吹一聲占

斷盡秋江月如今老去語尤遲音韻高低耳不知氣力已微心

尙在時時一曲夢中吹

曉泊漢陽渡 王貞白

落月臨古渡武昌城未開殘燈明市井曉色辨樓臺雲向本作蒼

梧去水從嶓冢來芳洲號鸚鵡用記禰生才

黃鶴樓本作驛寓題 羅隱

野雲芳草遶籬邊本作離鞭勿向東流本作對青樓倚少年秋色未催輪塞

雁客心先下洞庭船高歌酒市非狂者大嚼屠門亦偶然車馬同

歸莫同恨古人頭白盡林泉

望故沔城 皮日休集無

江城遺壤在艤棹望天涯古壁昭匡樹殘紅夢苑花樓臺依水勢

雉堞帶山斜何事堪揮淚鄉程北去賒

望黃鶴山張君本作寄張徵古沈如筠

寂歷遠山意微杳半空碧綠蘿無春冬本作冬春彩煙罩本作雲竟朝夕

志一百一

金石九

宋

五

張子海內奇久為巖中客聖君多本作當夢想安得老松石

黃鶴樓 盧郢

黃鶴何年去杳冥高樓千載倚江城碧雲朝卷四山景流水夜傳

三峽聲柳暗西州供寫望草芳南浦徧離情登臨一向須回首看

卻鄉心萬感生

右第五層錄詩九首

案右碑題江夏黃鶴樓雜詩是行之下題熙寧二年六月□日

額立篆鄂州雜詩四字碑高五尺九寸寬三尺二寸界五橫刻

齊唐人諸體詩行書謝朓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一首宋之問

漢口宴別一首崔顥黃鶴樓一首賈至送夏□子之江夏一首

王維送康太守又送人歸江夏二首顧況黃鶴樓歌送獨孤助

一首李白與史郎中飲聽黃鶴樓吹笛又鸚鵡洲又江夏使君

叔席上贈史郎中又□漢陽輔錄事又江夏贈韋南陵冰又望漢陽柳色寄王宰又江夏寄漢陽輔錄事又送儲邕之武昌又江上送友人又送孟浩然之廣陵又題江夏修靜寺又送王九遊江左又送元公歸鄂渚十三首孟浩然江夏送客又□□□□二首武元衡送田端□還鄂渚使府一首韓愈除官赴闕至江州寄鄂岳李大夫一首杜牧送王侍御赴夏口一首又寄牛相公一首白居易赴黃鶴樓崔侍御宴又上江夏主人二首賈島黃鶴樓一首李羣玉黃鶴樓一首劉禹錫武昌老人說笛一首王貞白□泊漢陽渡一首沈如筠□黃鶴山張君一首盧□黃鶴樓一首其姓氏莫辨者夏口及送張判官謁鄂州大夫二首又在沈如筠之前一首姓氏與詩皆失共十九人共詩三十七首字跡蘚蝕者半并不著書人姓名爲可惜今在江夏縣黃

志一百一

金石九

宋

六

鶴樓湖北金石詩注

鄂州雜詩碑分五層共錄詩三十九首今在黃鶴樓後斗姥閣西壁不著書人名氏而字法端麗不減前良所錄二十一人之詩合三十九首予以乾隆甲寅覓得之搨存一紙嘉慶戊寅兒子守仕偕工人往搨則字多漫滅矣爰以舊搨及所傳集本參考異同逐層附注于後裝池成冊又輯而錄之入于此編金石存佚考按沈如筠元末人張徵君張誠也均見江夏志其詩非原碑所應有而陳氏辨正殊未之及

梅山二大字

存正書在興國州

梅山

梅山摩崖二大字范純仁正書熙寧二年在興國州北六十里

沙村金石存佚考



沙村里許大石方廣垂覆如厂內有石壁立長丈餘風雨不侵  
蝕漆書梅山字徑尺有咫左字五己酉孟冬朔右字四范純仁  
題亦度可三寸許大者則忠宣公筆也

張藕  
灣集

### 峴山亭記

佚據六一居  
士集錄入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荊州者豈  
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元凱是已方晉與吳以兵  
爭常倚荊州以爲重而二子相繼於此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  
烈已蓋於當世矣至於風流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  
猶思之而於思叔子也尤深蓋元凱以其功而叔子以其仁二子  
所爲雖不同然皆足以垂於不朽余頗疑其反自汲汲於後世之  
名者何哉傳言叔子嘗登茲山慨然語其屬以謂此山常在而前

志一百一

金石九

宋

七

世之士皆已湮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已而  
名著也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茲山之上二投漢水之淵是知陵  
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豈皆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爲無  
窮之慮與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與山故有亭世傳以爲叔子  
之所遊止也故其屢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  
也熙寧元年余友人史君中輝以光祿卿來守襄陽明年因亭之  
舊廣而新之旣周以迴廊之壯又大其後軒使與亭相稱君知名  
當世所至有聲襄人安其政而樂從其遊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後  
軒爲光祿堂又欲紀其事於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於久遠  
君皆不能止也乃來以記屬於余余謂君知慕叔子之風而襲其  
遺跡則其爲人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愛君而安樂之如  
此則君之爲政於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欲書也若其左右

山川之勝勢與夫草木雲烟之杳藹出沒於空曠有無之間而可以備詩人之登高寫離騷之極目者宜其覽者自得之至於亭屢廢興或自有記或不必究其詳者皆不復道熙寧三年十月二十有二日六一居士歐陽修記

峴山亭記熙寧三年歐陽修撰

輿地碑記目

峴山亭熙寧初史中輝因舊址事重建歐陽修有記

明一統志

峴山亭記歐陽修撰熙寧三年十月在襄陽碑久佚

金石存佚考

案史中輝名炤神宗四年炤言修古純河一百六里灌田六千

六百餘頃見宋史河渠志在此記後一年

襄陽金石略

合掌石蔣著題名

未見

熙寧五年春三月邑大夫張仁甫嘗約游龜峰不果冬十月圓喜

志一百一

金石九

宋

七

師長老靈跡話別于合掌石前江西進士蔣著題

合掌石蔣著題名在龜峰山合掌石上

麻城縣志

龍翔山題字

存隸書在蒲圻

窪尊

龍翔山在蒲圻縣北一里上有窪尊石刻熙寧癸丑上巳等字

清一統志按癸丑為熙寧六年熙寧癸丑上巳數字今已漫滅

宜城縣長渠記

佚據元豐類彙錄入

荆及康狼楚之西山也水出二山之間東南而流春秋之世曰鄢水左匠明傳魯桓公十有三年楚屈瑕伐羅及鄢亂次以濟是也其後曰夷水水經所謂漢水又南過宜城縣東夷水注之是也又

其後曰蠻水酈道元所謂夷水避桓温父名改曰蠻水是也秦昭王二十八年使白起將攻楚去鄢百里立竭壅是水爲渠以灌鄢鄢楚都也遂拔之秦旣得鄢以爲縣漢惠帝三年改曰宜城宋孝武永初元年築宜城縣之大堤爲城今縣治是也而更謂鄢曰故城鄢入秦而白起所爲渠因不廢引鄢水以灌田田皆爲沃壤今長渠是也長渠至宋至和二年久墮不治而田數苦旱州飲者無所取令孫永曼叔率民田渠下者理渠之壞塞而去其淺隘遂完故竭使水還渠中自二月丙午始作至三月癸未而畢田之受渠水者皆復其舊曼叔又與民爲約束時其蓄泄而止其侵爭民皆以爲宜也蓋鄢水之出西山初棄於無用及白起資以禍楚而後世顧賴其利酈道元以謂溉田三千餘頃至今千有餘年而曼叔又舉眾力而復之使並渠之民足食而甘飲其餘粟散於四方蓋水出於西山諸谷者其源廣而流於東南者其勢下至今千有餘年而山川高下之形勢無改故曼叔得因其故迹興於旣廢使水之源流與地之高下一有易於古則曼叔雖力亦莫能復也夫水莫大於四瀆而河蓋數徙失禹之故道至於濟水又王莽時而絕况於眾流之細其通塞豈得如常而後世欲行水溉田者往往務躡古人之遺跡不考夫山川形勢古今之同異用力多而收功少是亦不思也與初曼叔之復此渠白其事於知襄州事張瓌唐公公聽之不疑沮止者不用故曼叔能以有成則渠之復自夫二人者也方二人者之有爲蓋將任其職非有求於世也及其後言渠竭者蠡出然其心蓋皆有求故多詭而少實獨長渠之利較然故二人之志愈明也熙寧六年予爲襄州過京師曼叔時爲開封訪余於東門爲余道長渠之事而諉余以考其約束之廢舉予至而

問焉民皆以爲賢君之約束相與守之傳數十年如其初也予爲之定著令上司農八年曼叔去開封爲汝陰始以書告之而是秋大旱獨長渠之田無害也夫宜知其山川與民之利害者皆爲州者之任故予不得不書以告後之人而又使之知夫作之所以始也曼叔今爲尙書兵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八月丁丑曾鞏記

宜城縣長渠記曾鞏撰熙寧六年碑久佚

金石存佚考按水經河水注夷水導源

中廬縣界康狼山山與荆山相鄰記以荆及康狼二山爲鄢水之源本鄢氏說今荆山在南漳縣界中而康狼之名無聞焉府志以南漳之司空山當之然未有以證也字書言康崑山空貌又言康空一聲同在溪母則知康狼卽康崑訛字而司空乃山

本各無可疑矣

歸州玉虛洞謝師厚岑巖起題名

未見

去江岸五里許隔一溪所謂香溪也過溪又里許爲玉虛洞有

志一百一

金石九

宋

三

熙寧中謝師厚岑巖起題名

入蜀記

玉虛洞毛鐸等題名

存正書

隆興□□四月五日郡守毛鐸孚文率教授梁介□□然侯愷強

中來游

玉虛洞毛鐸等題名正書隆興□□在歸州

宜昌府志

歐陽修聞喜亭詩

存行書在襄陽

和韓學士襄陽聞喜亭詩

嶽薛高城漢水邊登臨誰與共躋拔晴川萬古流不盡白鳥雙飛  
意自閑可歎沈碑憂岸谷誰能把酒對江山少年我亦曾遊目風  
物今思一夢還 廬陵歐陽修

聞喜亭詩歐陽修撰在聞喜亭

輿地碑記目

康熙開城東北寺僧掘地得石刻歐陽修和韓學士聞喜亭詩

知府沈五臬重建亭於東北隅遊人多次其韻以勒諸石今亭

復圯而石刻諸詩並存呂祖閣

金石存佚考按襄陽縣志道光十七年守道楊以增移建於

鹿門書院仍嵌諸石刻於壁

歐陽文忠公送襄城李令詩與張文潛三小簡碑刻

佚

在隨州漢東閣下壁門皆真蹟

輿地碑記目按此當由後人以真跡摹刻上石年月無考

鄭公夫人李氏墓誌銘

伏據臨川集錄入

尚書祠部郎中贈戶部侍郎安陸鄭公諱紆之夫人追封汝南郡

太君李氏者尚書駕部郎中贈衛尉卿文蔚之子也光州仙居縣

志一百一

金石九

宋

三

令贈工部員外郎諱帖之孫以祥符九年嫁至天聖九年三十一

二以八月壬辰卒於其夫為安州應城縣主簿之時後三十七年

為熙寧元年八月庚申耐於其夫安陸太平鄉進賢里之墓於是

夫人兩子猶為祕書丞知潭州攸縣獬為翰林學士尚書兵部員

外郎知制誥一女子嫁郊社齋郎張蒙山夫人敏於德詳於禮事

皇姑稱孝內諧外附上下裕如鄭公大姓嘗以其富主四方之游

士至侍郎則始貧而專於學夫人又故富家盡其資以助賓祭補

紉澣濯饘爨朝夕人有不任其勞苦夫人歡終日如未嘗貧故侍

郎亦以自安於困約之時如未嘗富鄭氏蓋將日顯矣而夫人不

及其顯祿嗚呼良可悲也於其葬臨川人王某為銘曰

於嗟夫人歸孔熙兮窈其為德婉有儀兮命云如何壯則萎兮烝

烝令子悲慕思兮有嚴葬耐祭配祇兮告哀無窮銘此詩兮

鄭公夫人李氏墓志銘王安石撰熙寧八年金石存佚考

安州白兆山寺經藏記

佚據范忠宣集錄入

予自少喜爲山水之遊凡所至有名山勝概雖遐險必造焉治平二年自侍御史責倅安陸安之西有金峰山山有古白兆僧寺時道人垂素爲之長老而眾皆稱其名德寺有本朝列聖御書歲時郡遣從事檢校予到官纔數月遂自求以往至則愛其林泉幽茂岳谷深邃周遊登覽而邀素從焉惟法堂土木新詢之則素所營也予益嘉其必葺又至僧堂北隅有老屋若殿而小視其榻則經藏也素指謂予曰此雍熙中所建有龔御史石記在焉然地址隩僻蠹腐所滋遊禮者或不能至將徙而置之大殿之西爽塏之地而新之予詢其期則曰釋子舉事待信施而集雖志於有成未可

志一百一

金石九

宋

三

必其期也予移官去後一紀謫守義陽距安爲近地僻少賓友思得素談老莊而聞其老益高介棄其寺而庵居罕與俗接予謾以書招之書未達而素已惠然見訪矣語道之暇因曰昔者欲徙之經藏今已成矣自治平三年冬十月經始至熙寧四年夏五月告畢計用檀施之財八十萬將刻石以記歲月願公爲我書之予曰師嘗自謂傳達摩之宗不立語言文字直指心源見性成佛奚取五千之書而復新其藏爲又以一切有爲皆如夢幻已則忘之何用歲月名氏之記而求知於後人哉師曰不然夫眾生靜明直心與佛齊等由情著於物故翳而爲病佛猶良醫知病之本皆稱其淺深緩急爲藥以治之今之經猶對病之藥也物之感情無窮故眾生之病無窮則其所治之藥亦無窮此五千之書所以必有也今之經藏猶藥之府也則其棲貯不得不嚴將以應夫病者之求

則亦藥之肆也其設置不得不顯此藏之所以必徙而新之也大凡前人有爲必告後人以爲之之意則庶幾其守而不墜矣此記之所以必作也予聞師之言愛其有理故爲之書元豐元年冬十有一月壬申記

安州白兆山寺經藏記范純仁撰元豐元年碑久佚

金石存佚考按宋

史范純仁傳治平中爲侍御史因議濮王典禮出通判安州改知蘄州

通慧禪院移經藏記

佚據西臺集錄入

曩予通守安陸嘗行諸山中閒游釋垂素之寺殿堂門廡皆稱而所謂經藏者獨介於堂之北隅側陋非地也後十有一年余謫義陽素聞之自山中來持唐御史穎之文而謁余曰此經藏頌也夫子嘗憫其藏之非其地今似得其地矣欲識之夫子豈有意乎余

志一百一

金石九

宋

垂

曰素而所謂得地者何如曰募錢六十萬工七千自治平丙午距熙寧辛亥凡六歲不倦而後辭乎側陋之地占西隅之高明使行者仰居者誦而有仰於教焉余曰素而可謂善士矣元豐二年五月十九日記

按畢仲游西臺集有元豐二年五月代范忠宣撰移經藏記豈忠宣曾以見屬而爲之稍遲遂自作邪抑未嘗見屬而仲游私爲之邪旣兩見集中因并錄之以俟考焉

金石存佚考

儀真從事張沂墓志銘

佚據金石存佚考錄入

張姓也沂名而樂道字也新鄭管城其先之所居鄂之漢陽後所遷也藹左司外郎贈太常少卿曾大父也嶠考功外郎贈工部尙書大父也倣太常少卿贈兵部尙書父也試將作監主簿用父蔭

也兩尉斬之斬春嘉之峨嵎主簿於彭之九隴從事於儀真君之所歷官也白晝大邑剽掠居民前人所不能禁選壯士行詭道出其不意捕全夥者二十三人朝廷著令獲七人者遷其官君之所獲再倍其數而不得遷者不親乎矢石人皆以此惜之此君之尉斬春也總簿書而滑吏不能以非文其是司符印而奸人不能以僞售其眞嘗有以事私謁於君正色卻之以示其公此君之主簿於九隴也修器械嚴禁令出則有警居則有備寇盜公行而獨不入其境此君之尉峨嵎也謀一政必推其忠決一獄曲盡其理州將煩以數局事無大小一皆剖斷若無所事外召委以軍儲五萬不越旬決聞如其數官滿用舉者改京秩未遂行偶疾而卒此君之從事於儀真也始君之在九隴代將及期漕憲惜其去表移峨嵎既又用舉者授儀真蓋君之少時有志於學纔習事業卽有過

人之材學士大夫多器重之嘗語人曰天下之士起於進士者常少而由門閥者比肩於四方世之人多以進士爲可重門閥爲可輕彼豈知材足以任官位足以行道則門閥亦進士已奚輕重之間哉由是起而調官故所至見稱若大漕羅公拯漕使俞公克皆一時名人交薦其才則君雖出於門閥其視進士亦無少愧焉不幸早世不能盡其素志如使得以壽終其所施爲有足言矣雖然君之爲人其性敏捷而行廉精力強記無所不能嘗攻天文地理之學書札奕碁之事而於奕碁爲尤長也噫奕碁小數惡足爲君道哉里人多以此稱君故予亦不得而略也君之夫人乃秦之凌氏而工部侍郎之孫女供備使副之女旣笄之五歲適於君其爲人有賢行居常以不得事舅姑爲恨而其夫得以盡心於外事而見知於上官者以夫人爲之內也君之享年甲子二百四十二而



夫人則多君之甲子二十四君之卒於熙寧八年六月初三癸巳日而夫人則後君之四年卒於元豐元年十二月初六日□午日君用元豐二年三月十九日丙申葬於沌口先塋之西百步已而夫人耐嗣方嗣文嗣仁君之三子而二女尚幼在室嗣方狀其實請銘以葬而侯官李先論次其事而爲之銘銘曰  
迪可以惠兮逆不可從惠迪則吉兮從逆乃凶回年不益兮路乃壽終天之報施兮莫得而窮

儀真從事張沂墓志侯官李先撰元豐二年誌言墓在沌口而縣志云土人於多山掘得之沌口去多山三十里疑刻銘時擬葬沌口後改卜多山不及追易也金石存佚考 按志云君之甲子二百四十二蓋年四十四歲夫人多君甲子二十四而卒後三年六月蓋年四十四歲此志出後不知所在今徧訪無知者

### 武昌西山江縉等題名

志一百一

金石九

宋

五

存正書  
在武昌

江縉蘇軾杜沂沂之子傳侯游元豐三年四月十三日

案右磨崖在武昌縣西山石壁案蘇軾年譜云元豐三年二月一日到黃州五月與子由遊武昌西山寒溪寺此與江縉杜沂遊在子由同遊之前一月蘇公詩集有杜沂遊武昌以醑醑花菩薩泉見餉二首杜蓋與蘇公常往來之人江縉無考湖北金石詩注沂都官郎中杜叔元君懿之子見蘇集書許敬宗硯及所藏諸葛筆金石存  
佚考

### 沈達題名

存正書  
在武昌

沈達元豐三年十月六日遊湖孫□俶雅子修從

案右宋沈達題名共十八字字徑二寸六分正書孫及子修二

人俱無考在武昌縣城北臨江西山石壁案蘇軾有送逵赴廣南詩云嗟我與君皆丙子四十九年窮不死又云我方北渡脫重江君復南行輕萬里此元豐七年之作今題名在三年蓋與東坡相處在黃已四年矣沈之里居無所考湖北金石詩注

蘇軾等題名

存正書在武昌

蘇軾李嬰吳亮趙安節王齊愈潘丙元豐五年二月二十二日游  
□十日嬰□□來

李嬰蘄水令嘗作滿江紅一曲上東坡見叢話吳亮字君采武昌主簿王齊愈字文甫健為人寓居武昌其弟則齊萬子辯也潘丙字彥明黃州人並見東坡詩文集金石存佚考

張沈等題名

志一百一

金石九

宋

三

存正書在武昌

荆漕御史張沈來七字近缺武昌游東臺載餽漾舟江濱散步林石間得陶元歐蘇之跡遐想清高命尊游目今古相望同此樂者齊安絳帳徐向知錄胡瑞是邑宰李楷簿馬龜年尉姚天驥淳熙七年二月十七日書

張沈徐向等題名正書淳熙七年二月十七日在武昌金石存佚考

李楷等題名

存正書在武昌

淳熙庚子暮春既望與令李楷步自西亭覽江山之勝遐想韓仲卿鄧聖求之為政其人不可復見因摩撫斲壁訪元蘇二先生遺跡倘佯求之而還時杜彥真宋漢臣劉景對陶濬同遊子憲德從案右宋李楷題名在武昌縣江邊島嶼所云韓仲卿鄧聖求案

唐書宰相世系表韓仲卿祕書郎愈之父又李白文集有韓仲卿去思碑記內云調補武昌令下車三月政教大行云云又案蘇文忠公集西山詩序云嘉祐中翰林學士承旨鄧聖求爲武昌令常遊寒溪西山中人至今能言之云云一爲青蓮所許一爲東坡所重二公之政績想皆卓卓當時者其李楷杜彥真等六人無考又元蘇二先生蓋指元結與蘇軾也

湖北金石詩注

乳母銘

存正書  
在黃岡

乳母任氏墓誌銘

正書  
橫列

趙郡蘇軾子瞻之乳母任氏名採蓮蜀之眉山人父遂母李氏事先夫人三十有五年工巧勤儉至老不衰乳亡姊八娘與軾養視軾之子邁迨過皆有恩勞從軾官于杭密徐湖謫于黃元豐三年八月壬寅卒于黃之臨皋亭享年七十有二十月壬午葬于黃之東阜黃岡縣之北銘曰生有以養之不必其子也死有以葬之不必其里也我祭其從與享之其魂氣無不之也

蘇軾乳母銘此刻在黃州近有人於土中得之蓋子瞻親書於石者以故比之他書尤淳古遒勁其用墨過豐則顏平原之遺

軌也

王弇州續稿

乳母銘蘇軾撰并書元豐三年十月在黃岡縣

金石存佚考

黃州師中庵記

佚據樂城集錄入

師中姓任氏諱伋世家眉山吾先君子之執友也故予知其爲人嘗通守齊安去而其人思之不忘故齊安之人知其爲吏師中平

生好讀書通達大義而不治章句性任俠喜事故其爲吏通而不  
流猛而可慕所至吏民畏而安之不敢欺也始爲新息令知其民  
之愛之買田而居新息之人亦曰此吾故君也相與事之不替及  
來齊安常遊於定惠院既去郡人名其亭曰任公其後余兄子瞻  
以譴遷齊安人知其與師中善也復於任公亭之西爲師中庵曰  
師中必來訪子將館於是明年三月師中沒於遂州郡人聞之相  
與哭於定惠者凡百餘人飯僧於亭而祭師中於庵蓋師中之去  
十有餘年矣夫吏之於民有取而無子有罰而無恩去而民忘之  
不知所怨蓋已爲善吏矣而師中獨能使民思之於十年之後哭  
之皆失聲此豈徒然者哉朱仲卿爲桐鄉嗇夫有德於其民死而  
告其子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我不如桐鄉旣而桐鄉祠之不  
絕今師中生而家於新息歿而齊安之人爲亭爲庵以待之使死  
而有知師中其將往來於新息齊安之間乎余不得而知也元豐  
四年十二月日眉山蘇轍記

黃州師中庵記蘇轍撰元豐四年碑久佚

金石存佚考 按任  
汲宋史附其姪伯雨

傳似與中字義  
相應作汲誤

### 黃州快哉亭記

佚據樂城  
集錄入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沅湘北合漢沔其勢益  
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  
卽其廬之西南爲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  
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洶湧風雲開闔晝則舟楫  
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久  
視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

木行列煙銷日出漁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爲快哉者也至於長洲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之所馳騫其流風遺跡亦足以稱快世俗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郭宋玉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蓋有諷焉夫風無雄雌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爲樂與庶人之所以爲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謫爲患竊會計之餘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將甕牖蓬戶無所不快而況乎濯長江之清流挹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絕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此皆騷人思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自勝者烏覩其爲快也哉

快哉亭記蘇轍撰在黃岡碑久佚金石存佚考

### 武昌九曲亭記

佚據樂城集錄入

子瞻遷於齊安廬於江上齊安無名山而江之南武昌諸山陂陁蔓延澗谷深密中有浮圖精舍西曰西山東曰寒溪依山臨壑隱蔽松檜蕭然絕俗車馬之迹不至每風止日出江水伏息子瞻仗策載酒乘漁舟亂流而南山中有二三子好客而喜游聞子瞻至幅巾迎笑相攜徜徉而上窮山之深力極而息掃葉息草酌酒相勞意適忘返往往留宿於山中以此居齊安三年不知其久也然將適西山行於松柏之間羊腸九曲而獲少平遊者至此必息倚怪石蔭茂木俯視大江仰瞻陵阜旁矚溪谷風雲變化林麓向背

皆效於左右有廢亭焉其遺址甚狹不足以席眾客其旁古木數十其大皆百圍千尺不可加以斤斧子瞻每至其下輒睥睨終日一日大風雷雨拔去其一斤其所據亭得以廣子瞻與客入山視之笑曰茲欲以成吾亭邪遂相與營之亭成而西山之勝始具子瞻於是最樂昔余少年從子瞻遊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有不得至爲之悵然移日至其翩然獨往逍遙泉石之上擷林卉拾澗實酌水而飲之見者以爲仙也蓋天下之樂無窮而以適意爲悅方其得意萬物無以易之及其既厭未有不灑然自笑者也譬之飲食雜陳於前要之一飽而同委於臭腐夫孰知得失之所在惟其無愧於中無責於外而姑寓焉此子瞻之所以有樂乎是也

武昌九曲亭記蘇轍撰元豐五年碑久佚

金石存佚考

志一百一

金石九

宋

三

郝處俊墓碑

佚

郝處俊安陸人也相唐高宗嘗爲中書侍郎既終葬於州西南三十里慶厯中太守校理孫甫之翰嘗命令狐子先爲文將鑿石立於澗津之側以表之會温成張氏方以修媛寵貴之翰畏讒終不立元豐中滕甫元發守是邦將罷又爲文刊石以遺安陸令俾建諸道左未幾故相清源公蔡確謫知州事暇日有一絕云矯矯名臣郝甑山忠言直節上元閒釣臺蕪沒知何處歎息思公俯碧灣是時宣仁聖烈皇后垂簾坐是訕上竄嶺表以卒其滕公所刊之石今尙委於令廨之門

塵史

道光二十年諸生易中簡於屋壁掘得白石殘碑一段僅存數字字大徑寸一行其時亦三字一行其民太守四字一行郝處

俊以忠五字郝忠字亦不全共十二字石既瑩白書法亦工必

是郝公碑中字無疑

安陸縣志

前後赤壁賦

存後人重刊  
正書在黃岡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爲

志一百一

金石九

宋

三

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釃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蝦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尊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眇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

吾與子之所共適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籍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於臨臯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似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須於是攜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栖鵲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湧予亦悄然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

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翩跹過臨臯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俯而不答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邪道士顧笑予亦驚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赤壁二賦碑元豐五年蘇軾撰並書佚又趙孟頫書並佚

黃州府志

趙孟頫書赤壁賦一爲冢宰趙用賢重刻一爲郡守潘允哲以

橋李項篤壽所藏眞蹟摹刻今已壞

黃岡縣志

二賦堂階前樹趙文敏所書前赤壁賦碑係前明周萊峰思兼摹刻旁一新碑鏡後賦乃桐城何道岑應珏知黃州時命陳簡

菴書以續之

鈍齋文選

煙霞井康伯題名



存正書  
在麻城

壬戌三月上巳日康伯攜家游此按壬戌為元豐五年石刻共五段在麻城縣道觀磯廟右半里

許地名  
煙霞井

黃權題名

存正書

元祐五年正月晦日建浦黃權思正遊四子尙高向局侍行

李志□題名

存正書

李志□游此紹聖四年九月十九日書

亭川陽□題名

存正書

大觀四年十一月亭川陽□載酒邀□來游按以上四段在井左

志一百一

金石九

宋

三

吳季堅題名并詩

存正書

吳季堅攜家游此 己亥清明後一日 拂衣歸去來西山有嘉

遜林花紅紫雜尊酒清濁渾□攜款琳宮抖擻擺塵盆清明雨新

霽山色逾秀潤按此則在井右側

蠻人田思忠等受降碑文

佚

在寧邊寨南五里受降立誓元豐六年立碑長四尺闊一尺輿地

碑記目

蠻人廖萬崇等誓柱文

佚

在寧邊寨南五里元豐六年立誓刊石界首輿地碑記目

黃州安國寺記

佚據東坡集錄入

元豐二年十二月余自吳興守得罪上不忍誅以為黃州團練副使使思過而自新焉其明年二月至黃舍館粗定衣食稍給閉門卻掃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觀從來舉意動作皆不中道非獨今之所以得罪者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觸類而求之有不可勝悔者於是喟然歎曰道不足以御氣性不足以勝習不鋤其本而耘其末今雖改之後必復作盍歸誠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國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間一二日輒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則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從生而不可得一念清淨染汙自落表裏翛然無所附麗私竊樂之旦往而暮還者五年於此矣寺僧曰繼連為僧首七年得賜衣又七年當

志一百一

金石九

宋

書

賜號欲謝去其徒與父老相率留之連笑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卒謝去余是以媿其人七年余將有臨汝之行連曰寺未有記具石請記之余不得辭寺立於僞唐保大二年始名護國嘉祐八年賜今名堂宇齋閣連皆易新之嚴麗深穩悅可人意至者忘歸歲正月男女萬人會庭中飲食作樂且祠瘟神江淮舊俗也四月六日汝州團練副使眉山蘇軾記

黃州安國寺記汝州團練副使蘇軾撰元豐七年碑久佚金石存佚考

東坡手書四詞

存行書在黃岡

滿庭芳詞

歸去來兮吾歸何處万里家在岷峨百年強半來日苦無多坐見

黃州載閨兒童盡楚語吳歌山中友雞豚社飲相勸老東坡 云  
何當此際人生底事來往如梭待閑看秋風洛水清波好在堂前  
細柳應念我莫剪柔柯仍傳語江南父老時與鱖魚羹 元祐六  
年十月二日眉山蘇軾書

臨江仙詞

九十日春都過了貪忙何處追游三分春色一分愁雨翻榆莢陳  
風轉柳花毬 閩苑先生須自責蟠桃動是千秋不知人世苦厭  
求東皇不拘束肯爲使君畱 東坡居士書

行香子詞

清夜無塵月色如銀酒斟時須滿十分浮名浮利虛苦勞神歎隙  
中駒石中火夢中身 雖抱文章開口誰親且陶陶樂取天真幾  
時歸去作箇閑人背一囊琴一壺酒一溪雲 紹聖二年重九日

志一百一

金石九

宋

三

眉山蘇軾書

赤壁懷古念奴嬌詞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  
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  
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笑談閒檣櫓灰  
飛煙滅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間如夢一樽還酹江  
月 久不作草書適乘醉走筆覺酒氣勃勃從指端出也 東坡  
醉筆

元豐七年四月一日余將自黃移汝畱別雪堂隣里二三君子  
會李仲覽自江南來別遂書以遺之

東坡居士集

楊元素起爲富川聞先生自黃移汝欲順大江逆西江適筠見  
子由今富川弟子員李翔要先生道富川滿庭芳序所謂會李

仲覽自江南來者是今藏下雉李氏雪山集

坡書此黃州二詞行模大小絕似表忠觀碑遂無一筆失度州人

山人集

石刻蘇文忠滿庭芳臨江仙行香子詞三闋郡守郭鳳儀自峨

眉揚歸勒於石者今在坡仙亭上黃岡志

赤壁堂三楹中祀坡公小像旁陷其手書四詞及竹石畫揭於

壁鈍齋文選

鐵壁二大字

存正書雙鉤在興國州

鐵壁

鐵壁二大字蘇軾正書明人重摹在興國州銀山寺金石錄

竹溪堂額

志一百一

金石九

宋

美

佚

蘇子瞻竹溪堂額元豐乙丑二月題近日居民掘地得之去江

夏縣東南五里名勝志按輿地紀勝云不知建堂者為誰今呼其地為竹溪莊

東坡帖

佚

在高齋輿地紀勝襄陽府

東坡詩碑

佚

學宮蘇碑舊存襄陽郡學元何文淵詩云自接文忠後王郎會讀書明蘆中人有學宮王郎碑無恙寄訊詩蘇公快筆立宮牆留得千年墨寶光則是碑為蘇玉局書明季猶存郡學何以萬曆修志時竟不載今已隨學宮燬于賊乾隆襄陽府志

大洪山慈忍靈濟大師碑

佚

楊傑撰在隨州

輿地碑記目 按楊傑字次公無為人宋史有傳

鄂州新修縣尉司記

佚據東窗

集錄入

九品官視縣尉為最賤九州之地郢當僻陋州城北百步許尉舍在焉老屋十餘間腐黑撓折遇雨水行堂室中冠巾皆溼蛙蛤爬沙出沒棚間與人為忤每大風至其上索索有聲塵入如揚篩眯人目不得開屋下之人疑將壓焉尉最賤故無錢力可繕完便與歲月因循益老而增朽以壞也予以貧得為尉不敢擇地故鄉水陸四千里乃不知嶮且遠郡憐其眠食於雨暘閒也得錢五萬四千尉舍始完予東吳野人無適時才用非所宜仕於此時者故曰

志一百一

金石九

宋

三

恐招罪悔尉舍既成自為之記且具隻雞斗酒以樂之因自曉曰桂可食故伐漆可用故割予愚幸無用於時從下士之列而又易於去就平日學聖人之道將進而行將退而藏亦猶食粗梨橘柚爾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予不知孰為不可也楚江之濬有舟有楫使予得南浮瀟湘觀洞庭夷猶於瀾漫演迤閒東望澱江接竿鼓棹而遊忽焉以清予憂良自幸哉入語妻子曰汝曹姑復被以待元豐七年六月一日

鄂州新修縣尉司記張擴撰元豐七年六月碑

金石存佚考

六逸石題名

佚

元豐八年三月主事陳同知口文林郎編修口避暑憩題

在六逸石上并刻有詩

蘄州志 按蘄州志三角山石刻有二此其一也結銜不類宋人人名又闕存

參

陳季常墓碣

佚

陳季常墓碣在杏花村側嘉靖初有發墓者見石碣輕車都尉

趙伋撰文宣義郎邵伯温書丹

麻城志

真孃墓詩

未見

真孃墓詩米芾行書元豐八年湖北襄陽

寰宇訪碑錄按真孃墓歌見寶晉英光

集此當屬後人摹刻

義井碑陰許覺之題記

佚據隸釋錄入

五大夫秦爵也秦距今千數百年漢東故物獨此尙存

按義井碑文中有光

志一百一

金石九

宋

美

和三年此漢碑也元祐丁卯郡守許覺之徙於後圃並題識於碑陰題詩於額以爲秦碑隸釋字原先訂其誤丁卯爲元祐二年

義井碑額許覺之詩

佚據隸釋錄入

一千二百餘年外萬事銷磨不可尋舜子井泉誰記古隨人閭巷

祇知今隸書字雜科蟲體民爵名存樂石陰登覽時來醒醉目猶

勝他物在園林

按許覺之詩與前題識刻於同時

李白安陸白兆山桃花岳寄劉侍御綰詩刻

存正書在安陸

雲臥三十年好閑復愛仙蓬壺雖冥絕鸞鶴心悠然歸來桃花岳

得憩雲牕眠對嶺人共語飲潭猿相連時昇翠微上邈若羅浮顛

兩岑抱東壑一嶂橫西天樹雜日易隱崖傾月難圓芳草換野色

飛蘿搖春煙入遠構石室選幽開上田獨此林下意杳無區中緣

永辭霜臺客千載方來旋

李白安陸白兆山桃花嶺寄劉侍御綰詩元祐三年安陸李隨

彥顧礪崖石刻見黃山谷集金石存佚考

龍王堂元祐題名

未見

龍王堂石刻元祐四年在麻城嘉慶通志

閩清令蒲遠猶自撰墓志

佚據金石存佚考補入

遠猶蒲氏家成都字仲俞生於大中祥符辛亥歷五朝八十有一年遠祖本河中寶鼎人仕於唐隨僖宗幸蜀及乘輿反正中原亂遂爲成都人曾祖父諱勳祖父諱裕先君諱亮皆不仕遠猶幼而好學學賦於代淵受易於任維翰學詩於周式受太玄於徐庸慶

志一百一

金石九

宋

完

麻六年進士及第授縣竹尉移集州司理參軍梓州司理參軍皆以親憂不赴服除了無仕宦意閒居益讀書學文婆娑鄉里者數年親友激勸乃調河南尉用薦章移臨晉令以蜀人例移閩清令到官踰年病腳氣尋醫歸至舒州長風沙而舟壞全家幾葬魚腹是歲熙寧庚戌也會任師中及在齊安館我於臨皋亭不能期月孫叔康昌齡在蘄州以舟來迎至則寓浮屠舍且謀歸蜀而蘄州亦江淮之會有魚稻布帛養生之具足年又漸老遂卜居焉買宅一區有田數十畝可供伏臘其歸蜀與否則在子孫矣娶晉陵張盍之之女卒于元祐戊辰葬州南石鼓院南二里二男二女長女嫁眉山陳綱長子穆舉進士再試禮部次女嫁河南王蒙亨幼子稷自有母孫晏始十歲女五歲有歌詩雜文十帖未次嗚呼古之誌其墓者維誌其前後左右山澤而已後世遂銘其文行功業然

四物者必躬有道德仁義遭時遇主有崇爵大位有功於社稷有澤於生民或不遇無位則必有卓然獨立之行可以名世苟無此不可以黃壤朽骨厚誣來世子生太平時無可銘之具衣帛食稻大耋而不衰但乾坤中一幸民耳恐後世有銘予墓者加釀空文死而有知予豈不自愧乃作誌付穆與稷慎無廢予理命元祐辛未九月十三日誌

閩清令蒲遠猶自撰墓誌豫章黃庭堅書簡寂觀道士陳善淵摹刻元祐六年墓在蘄州安平鄉獨山之麓嘉慶十三年土人墾田得之 代淵字仲顏導江人有周易旨要二十卷周式成都人有毛詩箋傳辨誤二十卷徐庸東海人有周易意蘊一卷

卦變解二卷任汲字師中眉山人所敘師友皆當世知名士

存佚考 按志嘉慶中出土已斷作兩截咸同間兵燹佚

志一百一

金石九

宋

罕

### 唐質肅公神道碑

佚據忠肅集錄入

公諱介字子方姓唐氏惟唐氏世譜其始遠矣至漢初厲從高祖起豐爲斥匡侯後十七世彬仕晉封上庸侯又二世輝爲前涼臨江將軍居晉昌稍分徙太原京兆北海北海之後瑾仕周開府儀同三司臨淄公臨爲唐禮部尙書天寶之亂子孫又散去有爲唐山令曰熊者居餘杭生子曰希顏天復中以明經爲建威軍推官是爲公之高祖曾祖仁恭爲吳越鹽鐵巡官尙書水部員外郎祖渭仕皇朝至尙書職方郎中始自餘杭家江陵遂爲江陵人考拱左班殿直公旣貴贈曾祖太子太保追封妣盛氏英國太夫人祖太子太傅妣夏氏嘉國太夫人考太子太師妣兩崔氏崇國光國太夫人公十三歲丁太師喪于漳州家故貧州人賻之者泣謝不



受侍母夫人護喪歸江陵養親終服無違于禮天聖八年第進士  
爲鼎州武陵尉郡掾鞫獄實旣決猥曰驗死不明乃尉之罪私請  
曰驗罪輕鞫罪重公憐其言爲受罰調岳州沅江令縣民龍氏上  
書訟分田不均坐不實徙以死其子陳冤更數令不得直公躬至  
田所按圖契是非立辨遂均其田州民李氏以高貲爲上下所漁  
擾或者不厭因告其祠鬼用人守喜擊斷則逮繫其家百口極獄  
之慘情不得奏公治有能名專屬之公考閱實非殺人者守又奏  
以爲未盡詔殿中侍御史方偕移劾于澧州卒用公所具獄不能  
變以武康軍節度推官知夔州奉節縣寶元二年轉運使應詔舉  
充三路知縣遷祕書省著作佐郎知莫州在[丘]縣縣當信使驛往  
返誅索繁急其下因緣爲姦利異時俛首趣事莫敢何辨公爲作  
區畫預居其物每使至親坐驛門給之一以法令從事應復還而  
毀失者移文取其償故過者皆戢上下便之塘水歲浸邑田十一  
村而塘實中人主之州縣畏其勢無以拒公募民自高陽起堤亘  
鄭十餘里蔽之其患遂息丁光國太夫人憂服除知相州安陽縣  
事改祕書丞皇祐初河決其所監司舉公通判德州二年改太常  
博士徙通判廣信軍未至召爲監察御史裏行轉尙書主客員外  
郎殿中侍御史裏行宗室請買官地公言可予則賜之不可者勿  
聽而使輸直非也內侍督作龍鳳車于啟聖院公言此太宗神御  
所枉爲後宮輿服故喧黷其中又車飾金玉過制皆非是詔罷之  
張堯佐以恩澤一日除宣徽節度景靈羣牧四使公言不可因引  
唐天寶所以致禍敗者旣累疏乃與諫官等七人極論殿上又白  
御史中丞雷百官班將廷議卒奪其景靈宣徽兩使明年賜五品  
服未幾堯佐復爲宣徽使知河陽或謂補外不足論公曰宣徽次

二府不分內外獨力爭之仁宗皇帝諭曰除擬初出中書公言是當責執政退請全臺對不許自請罪又不許章十數上遂劾宰相附會堯佐諫官朋比事及宮掖因請采公議別擇用大臣其言堅直帝亟召二府示以疏公面質宰相曰自惟有是事乎君前禮毋得隱者樞密副使麾公下殿猶爭益切遂貶春州別駕明日改英州遣內侍隨之制出人情驚愕于是敕朝堂告諭百官又明日罷宰相黜諫官公怡然南去絕口不爲人道當此之時天下士大夫識與不識聞風歎慕聳然有立志往往作爲文章以頌詠其美自是言事官以畏嘿爲恥而大臣亦知所鑒戒云四年檢校水部員外郎全州團練副使監郴州稅復祕書丞又復主客員外郎通判潭州五年復殿中侍御史知復州未至召充言事御史帝遣中使齎告身就賜乘驛赴朝蓋皆異禮也入見帝曰知卿守節謫官以

來無私書至公卿閒公頓首謝退就職言事無所避如故假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開封府判官至和元年知揚州辭曰帝復諭曰卿孤立不移所守今雖在外無忘規補賜服三品俄徙江南東路轉運使嘉祐元年侍御史吳中復請還官言路時潞國文公再當國亦言唐某頃爲御史所言皆中臣病而責太重願如中復言召之遷工部員外郎河東轉運使戎人侵耕河西經略使令築堡限之麟州守將輕出按視賊奄至與戰而沒朝廷罷易帥臣公攝事卽絕其互市盛兵境上戎人懼乃來請議事平多如公策三年徙淮南江浙荆湖都大制置發運使入爲三司度支副使四年以本官拜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同提舉萬壽觀帝自至和後御朝淵嘿公言君臣如天地以交泰爲治願時延訪羣下發德音可否政事以幸天下又言賞罰不可以貴賤輕重如孫沔呂溱侈縱宜深責

必行則眾信矣論宮禁干勾恩澤其命不由中書此古所謂斜封非盛朝所宜有請裁放後宮冗數罷祈禳齋醮之不經者諸路走馬承受使臣凌擾郡縣可罷勿遣以權歸監司天下配軍至死無赦與古律意異宜令有司差其重輕有所縱遣仍著爲法又言士節不立願委大臣進敦朴忠厚之士稍抑聚斂文法吏以銷刻薄浮競之風國朝祖陵在保州自楊懷敏廣塘水稍稍侵近議賜錢改卜公言遷久安之神以其地與水非尊祖之道克國公主夜開皇城門入禁中請重責守者以嚴宮省是年充北朝生辰國信使五年轉禮部郎中權發遣開封府事時御史中丞劾宰相未報乃自去官號不出宰相亦待罪公與諫官御史連請辨其曲直于是罷御史中丞公亦求外補得知荆南而門下封還制書謂公不宜處外乃畱復知諫院言新除樞密副使與內侍通姻不可大任屢

疏卒罷之而公亦去知洪州翰林學士胡宿等七人上書懇畱不報七年拜龍圖閣學士河北都轉運使明年英宗皇帝卽位遷吏部郎中除樞密直學士高陽關路安撫使知瀛州治平元年召爲御史中丞首言先帝在位四十餘年天下樂利惟仁治而已願恢聖度廣恩德則爲善繼四海蒙福矣帝重其語公前後三在言職多鯁切無所回忌明年拜龍圖閣學士知太原府河東經略使至則首戒邊將毋生事初代州岢嵐軍西夏數擾邊公遣兵撤其所築境上堡柵又移文諭以利害嚴守以待之遂不復敢動其後寇大順城環慶路帥移檄出兵牽制公曰守邊之策莫如自重奈何以小侵故使鄰道勞費非至計也以事上聞詔以諭西帥公雖居外意未嘗不在朝廷于是濮王園廟之議起言者多得罪公憂形于色密疏請還臺諫官之謫者四年神宗皇帝卽位遷給事中召

拜三司使有司議增官屋僦直公以謂京師狃于恩不喜擾唐稅  
閒架可以爲鑿恐所得不當所損奏卒罷之請出汴河運船于江  
湖轉東南之粟中外爲便熙寧元年正月拜參知政事公自以進  
由直道感慨知遇益致所以事君之義純誠盡公多所獻替用人  
明言其才否不立恩不避怨與同列論政事反復再三終不屈祖  
宗法有所更近臣有所進退尤極其慎雖在帝前必究切辨析要  
是非之歸未嘗反顧帝以是益敬信之而天下翕然想望其風采  
二年三月告疾帝遣高醫相屬內侍入問狀驛召其子淑問于復  
州歸侍四月帝幸其第臨問出涕久之某日薨于寢宮車臨奠哭  
之慟明日遣中使以禁中舊所畫公像付其家傳之輟視朝二日  
賻卹有加贈禮部尙書官其子孫及外姓通九人喪歸所過治道  
發卒護送太常議以公正而不阿剛而能斷諡曰質肅以四年二  
月某日葬于江陵府江陵縣龍山鄉太師之塋次公端勁之質出  
于天資立朝風格凜然遇事立斷初無畱思而邃于學問待人恂  
恂有禮自奉簡約未嘗問家有無將終屬其子以修身持門戶而  
已輔政裁逾年年止六十不得究施其志此天下所以歎恨也有  
文集若干卷奏議二十卷邊防利害五卷娶楊氏諫議大夫生之  
宗女誥封魏郡夫人子五男淑問朝奉大夫嘗爲御史有直聲能  
世其家風義問某官待問早亡嘉問宣義郎之問承義郎二女長  
適寶文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謝景温次適承議郎王某孫十七人  
今上元祐八年將建碑墓上來請文乃論次其實而系之以銘曰  
謇謇唐公媚于三宗好是正直有言有庸公之于言剛不違義伏  
奏殿榻面劾大吏引而質之在列汗愧不貶不明瘴荒萬里人于  
禍福有擇而言則迎則嘿久醜爲安競然大聲震彼惛惛皇思其

忠士慶其返乃踐中外乃都休顯公長憲府人無邪講公總財省民飽而麥乃登輔弼論政猷祖宗典則惟帝之求國惟其仁母變以利物惟其常母鑿以智有或出此予曷敢同以劇以守惟理予從斯道之恃隱然在公天畀公厚胡缺者壽帝咨不憇士民永疚龍山之藏有銘詔之神隧之表次詩在碑百世無斁正直之思

唐質肅公神道碑劉摯撰在江陵府

輿地碑記目按碑岳州沅江令宋史本傳作平江

不同宋志平江屬岳州據輿地紀勝乾德元年至元符二年沅江亦屬岳州後屬鼎州又屬常德府疑介本官沅江作史者見沅江後屬常德不屬岳州臆改沅作平也

隱居宋君墓志銘

未見據金石存佚考錄入

隱居宋君墓志銘

并序

鄉貢進士濟南林述祖撰文新授右宣德郎陳璞書丹前杭州

新城令林君墓蓋

廣平宋君少年舉進士有聲場屋閒晚不得志□長□□曰吾豈不安於命哉有先人之廬可以芘風雨有山中之田可以具伏臘教子弟以先王之道竊於太平之時追配古之隱者亦幸矣於是退就西郊增完舊構一觴一咏優游卒歲元祐七年秋余營造其廬君是年六十有六雖老矣而精力益健語論袞袞可聽使人怳然解慍若子若孫鱗次侍側雖幼者亦愿而有禮又令人嗟夫積德之報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也作別才兩月君逝矣聞赴為之惻然今諸孤不鄙謂余以君不朽之事相付勤懇不可辭敬為書之君諱揆子文其字也占籍蘄之廣濟世以貴右姓大王父德遇王父九臯父潮皆潛德不顯君蚤失母夫人事先君至孝已而先君捐館舍移其禮事伯父尤謹而同氣數人尚幼拊育之既有成

畢其嫁娶而生事益滋閒居不妄笑語貌厚重而中甚敏規畫家  
政有法度死之日親族閭里哭之皆失聲其爲人可知矣娶郭氏  
有淑行前君十一年卒生子八人磐彥遵敏修邁造逸達孫男十  
三人女八人曾孫女一人磐敏修力學能文彥等幹蠱用譽敏修  
有高節尤精醫事病者應手而愈未嘗以報爲念士大夫多奇之  
君以歲壬申冬十一月二十五日卒於家以甲戌年春正月初七  
日諸孤奉神匱葬於安樂鄉白沙里城隍林之東先夫人實耐銘  
曰  
猗嗟宋君考槃空谷篤孝於親季復用睦亦爲政焉奚其榮祿似  
續多賢永膺爾福

宋君墓志銘林述祖撰陳璞書林口篆蓋紹聖元年在廣濟縣

城隍林

金石存  
佚考

志一百一

金石九

宋

哭

襄州遷學記

佚據道鄉  
集錄入

學舊在城外慶曆四年詔天下皆立學明年春遂移建於城中至  
是蓋五十年襄陽自古爲重鎮連山擁其西南長江繚其東北物  
象肅爽冠絕荆楚鍾其氣以生者世有特立不羣之士取法如仰  
星斗宜其教化之宮有以對仁聖表育之意而狹隘卑溼不與州  
稱因循不問識者歎之今直祕閣知荊州府呂公嘉問守襄之明  
年紹聖元年也思所以改作者會提刑遷治於鄧委舊寓久弗居  
議請以爲學時左朝奉大夫胡公宗炎方點刑獄事欣然曰此吾  
衷也遂相繼以聞詔從之於是委兵馬監押東頭供奉官徐平董  
其役又委襄陽縣右通直郎田衍總其事因其址革以制度自  
四月之乙丑至七月之己未一百十有五日而百九十有八楹煥

然一新矣由重門而入殿據其前講堂次其後議道堂又次其後直堂爲閣以藏書籍分廡爲齋以舍多士祭器錢穀悉皆有庫庖廚浴堂莫不得宜又卽其西所謂鳳山堂者廣之以爲教官之居卽其東所謂射圃者規之以爲燕息之地其恢宏偉麗雖東南之學最盛者不能過也竊維國家稽古右文累聖相授至神宗皇帝時備矣故施於學本以經術輔以三舍率用黨庠遂序書考賢能之制今天子灼見本原適追前烈洋洋乎道德之澤與乾坤並流未艾也二公早被識擢久踐臺省深知上心之所存故能相與奉承曾不勞費而學已成矣昔文翁以郡守變全蜀之風常袞以部使者成閩之俗稟然功名皆自學始安知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乎士之自處不以陋巷改其樂當如顏淵不以環堵謂之病當如原憲然公不以其自處者處焉能使安其居如此則士烏乎待哉自其不可得而貴賤者以持養之以進夫修身之道以達乎閨門鄉黨之間由此輔世必有如隆中之勳業者出焉由此就閑必有如鹿門之節義者出焉蓋可以指日俟也然則士之所以報公與公之所以報國於是乎無愧

襄州遷學記鄒浩撰紹聖元年在襄陽碑久佚金石存佚考按遷學爲呂嘉問守襄事在紹聖元年觀今直祕閣云云則作記時嘉問已去襄在紹聖元年後存佚考系之此年似未確嘉問宋史有傳胡宗炎附其父宿傳此記一稱直祕閣知荊州府一稱提點刑獄不見於傳中並可補史闕

長慶寺碑

佚

紹聖四年范公擇撰隨州長慶寺碑云其人繁富其俗醇厚輿地

紀勝